

● 韩天衡

乱世独夫韩复榘



花山文艺出版社

秦 天 寿

乱世独夫韩复榘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冀)新登字003号

内 容 提 要

韩复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多色彩的军阀。多少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他的野史趣闻,已成为民间的笑谈广泛流传,扭曲了他的本来面目。长篇传记小说《乱世独夫》,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给以客观的再现。作者收集了不少有关韩复榘的生平轶事,在掌握了大量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广闻博采,走访了诸多的韩复榘的亲朋好友,沿着历史的线索,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试图将他的本来面目再现人间。书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乱世独夫》从一九〇〇年庚子之乱,义和团错杀乡民,韩复榘一家遭难写起,到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借刀杀人不成,计擒韩复榘,枪杀于武汉为止,真实地展示了他的一生荣辱和功过是非。

乱 世 独 夫 韩 复 榘

秦 天 寿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保定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1/32 12.125印张 301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6.60元
ISBN7-80505-351-0/I·321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义和团怒斩二毛子 韩静源一家遭祸端	 (4)
第 二 回	拐圣人望子成龙 韩复榘顽皮乡里	 (11)
第 三 回	当贴写施展邪才 欠赌行深夜失踪	 (25)
第 四 回	历艰辛投冯入伍 滦州城被解还乡	 (42)
第 五 回	重投冯军中受宠 立战功步步高升	 (61)
第 六 回	吴佩孚祝寿收怪礼 冯玉祥脱履斥洋人	 (75)
第 七 回	冯玉祥草坪决策 韩复榘摇钱求卦	 (87)
第 八 回	四照堂点将出丑 巧用兵北京政变	 (99)
第 九 回	冯司令西北赴任 韩旅长衣锦归乡	 (112)

第十回	观秋操东渡日本 丧父亲襄孝攻津	(126)
第十一回	狗肉将军抱素青天 出尔反尔叛冯归冯	(138)
第十二回	整旗鼓中原翼军威 飞将军赤臂斥洋人	(153)
第十三回	伸正义设计灭亲 仗权势许昌纳妾	(167)
第十四回	再叛冯甘棠东进 念旧情洒泪放行	(183)
第十五回	蒋阎冯中原起恶战 土皇帝主鲁始开端	(197)
第十六回	整市容济南颁新法 韩主席初会何思源	(211)
第十七回	西花厅巧断新鲜案 驱记者阅兵遇故人	(226)
第十八回	正名声故乡剿匪 赈饥民修桥补路	(236)
第十九回	斗天胆活埋马县委 严法规赌徒得高升	(245)
第二十回	独霸山东剿共拒蒋 巧计刺杀狗肉将军	(257)
第二十一回	冯玉祥隐居泰山 韩复榘不忘旧情	(272)
第二十二回	施巧计暗收重贿 求太平大开杀戒	(283)
第二十三回	施德政微服私访 巧行刺一箭双雕	(297)
第二十四回	争财权孔韩斗法 印花案局长升天	(310)
第二十五回	与日周旋结交花谷 情歌入耳才女相随	(325)
第二十六回	“华北自治”成泡影 才女失策身先亡	(339)

第二十七回	韩复榘消极抗战观风向 蒋介石借刀杀人巧计谋	(356)
第二十八回	蒋介石计擒韩复榘 鸡公山埋葬荣与辱	(371)

楔 子

远看泰山黑忽忽，
上头尖来底下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底下尖来上头粗。

一首歪诗读罢，读者必定会哑然失笑。此诗何人所作？相传出自山东军阀韩复榘之手。有一次他宴诸宾客，游览泰山，诗兴大发，于是便出口成章。据说此诗当时曾博得在场的文人墨客们的交口称赞：“好诗！好诗！韩主席奇才难得，堪与李杜媲美！”

此类轶闻举不胜举，人云亦云，到处流传，无人辨其真伪。半个世纪以来成为民间的野史趣话，妇孺谈笑的资料。历史的车轮辗到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数十家电台又先后播出了相声《关公战秦琼》。演播这个节目的不是别人，正是举世闻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随着这个节目的出现，侯宝林的艺术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节目中那奇特的构思以及表演技巧，使亿万听众捧腹大笑！真不愧为精篇名著。那相声说的是山东军阀韩复榘为父

祝寿，邀来著名的梨园子弟唱戏，戏唱的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舞台上关云长威风凛凛，过五关斩六将。韩复榘的老子一见勃然大怒：“此人何以大胆，敢到我山东杀人！要知俺山东也有英雄好汉，名叫秦琼秦叔宝，叫他俩比试比试，看谁打得过谁！”

梨园子弟们无奈，现编现凑，于是舞台上便出现了那令人笑破肚肠的关公战秦琼的场面。

那真是一个好节目。几十年来，时过境迁，这相声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随着这个节目的流传，韩复榘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人们眼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旧军阀，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他的老父亲一起，在听众心里都成了目不识丁，男女不分，蠢似猪驴，昏昏庸庸的大草包！然而事实决非如此。

韩复榘何许人也？说来话长，他本是一个乡村顽童，能言善书，胆大心细，聪明透顶。仅仅经过18年的戎马生涯，便由一个普通士兵爬上了省政府主席的宝座，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军阀，声震北半个中国，叱咤风云一时，一度为国内外所注目。他善于治军，严于治吏，带兵打仗，英勇无敌。在政治风云中，他极善投机钻营，却不为虎作伥。他刚愎自用，武断专横，野心勃勃，却不阴险狡诈。他唯我独尊，搞独立王国，极善于驾驭矛盾，却从不溜须拍马。他在政治上极端自私，个人交往不拘小节。他曾经赤臂斥洋人，保持了民族气节，又一度杀害著名的共产党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修桥筑路为民造福，他搜刮民财横征暴敛。他严惩贪官污吏为民伸冤，被称为“韩青天”。他为所欲为胡判乱断，妄杀无辜，被呼为“寒青天”。他敢随意截留国民党中央税收，敢包围国民党省党部，逮捕杀害国民党反动分子，又禁止共产党在山东的革命活动。他通电支持西安事变，又一度拒不抗日救国。同类军阀无奈他何，蒋介石也惧他三分。综上所述，这韩复榘确是个多色彩的人物。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

产物，又是旧中国上层社会的典型标本。那鸡公山下，曾埋过他一堆枯骨，在民间的浩瀚海洋里，他的名字成为愚蠢的象征。这一切，随着日月的推移，形成了一层迷雾，掩盖了他的真实面目。历史最无情，笔者愿借长流水，冲去陈年的泥沙，将这块奇形怪状的顽石展现在民间。尽管善恶功罪难以评判，但历史的风韵犹存。近年来虽已出过有关韩的不少小说和外传，但编造甚多，不敢苟同。笔者与韩复榘同乡，自幼接触过不少韩的亲朋乡里，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沿着历史的线索，创作了这部纪实作品。此书可说是八成史实，二成虚构。能与传记资料并存。其写作目的无非是再现历史人物；又能增加一点可读的兴趣罢了！

第 一 回

义和团怒斩二毛子 韩静源一家遭祸端

大清河曲曲弯弯，穿过冀中平原。

河水清清亮亮，象一面历史的长镜，映照着人世间。

多少英雄，多少败类，多少奇形怪状的人，多少亘古稀有的事，统统在历史的长镜里留下自己的影子，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车轮辗到了公元 1900 年。

清政府丧权辱国，八国联军侵入中原，人民奋起反抗，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单说这一年，直隶省霸县境内，各村遍设团场，一时间刀枪林立，号角震天。这年秋天，霸县近邻的文安县发生了一件事，数千名团民围攻文安城，要捣毁教堂，捉拿无能的县官。谁知那洋毛子的走狗二毛子，从胜芳镇调来 400 杆洋枪洋炮，直杀得义和团尸堆成垛，血流如溪，那十里护城河，河水一色殷红。噩耗传到霸县，团民们怒火冲破了天灵盖，一个个磨刀霍霍，声言誓与二毛子不共戴天！有两个宰一对儿，有十个砍五双。大师兄名叫贾神，立即发出告示，于是，几千团民云集在大清河千里堤上。他们找不到洋人，也不知何人为真正的二毛子，

只觉得怒火无处发泄。于是便到处打探与洋人有瓜葛的蛛丝马迹。他们听说河南岸有崇拜洋人的教徒，便发一声喊，涉水过河，包围了大清河南岸的一个叫善来营的小村子。这村子本属文安县辖管，离县城最远，有几户教徒受过洋教堂的洗礼，那霸县的团民急于为文安的死难同胞报仇雪恨，便把这几户教徒一兜儿捉来，一律砍头，弃尸河中。

人是杀了，可那气儿才消了一半儿。大师兄贾神又号令各村团场，一方面加紧设坛习武，一方面要明访暗察，凡是供有十字的，暗藏洋油、洋灯、洋火、洋书的，为洋人做过事的，会说洋话的，一律捉拿，一概严惩不贷！

再说霸县城东二十里之遥有个村庄叫台山村，这村子土质肥沃，濒临中亭河岸，太行之水从村前流过，荒草覆堤，绿树环绕，别有一番风情。自古以来，人们祖祖辈辈以水土为生，长年累月，苦熬光阴。村中有一韩姓人家，兄弟两个。哥哥叫韩静源，早已娶妻，并生有五子一女。弟弟叫韩洁亭，尚未成家。那韩静源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文笔谈吐，自命不凡。那韩洁亭身强体壮，曾当过筑路工头，在京奉铁路，接触过不少洋人，在这乡间僻壤，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小农之家，过日子精细，有道是日进分文不为少，千金只怕水常流。韩家两条路进钱，再加上有耕地，养马牛，碾子石磨也齐全，虽说不上是什么首富，可也算是小康之家。

小日子这么过下去，自然是乐多苦少。而这韩洁亭在外闯荡，早就练滑了一张嘴皮。常言说：狐狸、燕子、猴，比不上包工头。韩洁亭平时就喜好自吹自擂，豆大的事情说成磨盘，一点粉红吹成满河鲜血。这次回得家来，在耳目闭塞的乡亲面前，更显得见多识广，鹌鹑群里窜来个百灵鸟。众人面前，口若悬河，把人们说得目瞪口呆：“你们谁见到洋人拉屎？别看那屁股楞黑，肛门子特深，擦屁股用的是喷香的手绢！‘大不留西’！这就是外

国话：拉屎！”

娃娃们追着问他：“吃早饭怎么说？”

他嘻嘻一笑：“海鸟不瑞克佛思特。”

哪家孩子惹了他，他就喊一声：“混蛋！尤啊玛哑业思买乌外夫！”

有人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这还听不懂？就是说你的妈妈是我的老婆！”

这才是言多伤人，食多伤身，他得罪了一些乡邻。一般乡邻言不投机，少打招呼也就是了，而韩洁亭偏偏与黑货顶了牛。这黑货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生得一副好身架，从脸到腕，炭一般的黑，因而落下个黑货的名字。那天他们在一起玩钱，一张牌落地，韩洁亭猫腰去拣，那黑货正输得有气，出言不逊：“唉，你搞的什么鬼？”

韩洁亭眼一瞪：“谁捣鬼？告诉你，老子放的屁也比你出的气儿香十分！咱带工筑路，什么样的神仙没见过！连洋人还敬咱三分哩，你能咬我个屁！”

那黑货冷冷一笑：“好好好，洋人教你，可有不敬你的！”说着把满把的牌一摔，忿忿地去了。

谁也没想到，他竟去找大师兄贾神。

这一天，贾神与众师弟正在摆阵设坛，烧香磕头。在那香云缭绕中，大师兄头罩方巾，赤臂运气。小腹部慢慢鼓起，像倒叩着一个小瓦盆。大师兄挥起明晃晃的大刀，一刀砍在肚子上，就听“嘭”地一声，大刀片被弹出老远！那长满黑毛的大肚皮上只留下了一道白印！团民们齐声喊好。大师兄贾神兴致更旺，待到抡圆大刀砍第二下时，就听“哎哟”一声，从墙头滚下一个人来，正是黑货。他到这儿报信，见正在设坛排刀，一时没敢进来，趴在墙头看热闹。大师兄砍第一刀时，黑货就吓得闭上了眼睛，那大师兄二刀更猛，听到刀片的风声，黑货再也支持不住，“咚”

地一声滚落尘埃。大师兄吓了一跳，刀举在半空，喝一声：“什么人？”

黑货战战兢兢地冲上磕头，报告说台山村有个二毛子，还添油加醋地描绘了韩洁亭的所做所为。说他如何如何为洋人效劳，如何如何使用洋货，如何如何说洋话骂洋街，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总之，韩洁亭一身都是洋味！

义和团士气正旺，听说台山村有这么个显鼻子显眼的二毛子，就如同饿猫见鼠一般，只恨相闻太晚。大师兄贾神一声令下，一窝蜂似地向台山村拥来。

那韩静源毕竟是秀才出身，没有白白地识文断字，对于国家的动乱也有所推测。弟弟韩洁亭到处自我吹嘘，韩静源曾不止一次的规劝，“是非只为多开口嘛”，“动乱时节忍为高”。怎奈韩洁亭已成天性，当着哥哥，谈吐有致，一扭脸就又扇忽开了嘴巴。韩静源只有暗里叹气。

这天中午过后，韩静源端坐在村边一棵大树下，手摇大蒲扇，眯缝着眼，一边乘凉，一边听几个学生轮流倒背《三字经》。忽见远处尘土滚滚，心头不觉一惊。义和团出征，从不讲究战略战术，一轰而起，一轰而退，战旗高举，呐喊进攻。韩静源暗说不好，台山村的百姓老实巴脚，能惹出祸端的只怕是二弟了。他因为脚有毛病，胎里带来拐腿，行动不快，便立即吩咐学生通知弟弟和妻子赶快躲避。他自己一瘸一拐往村外逃去。

韩静源的妻子李氏是个胆小的女人，闻讯即刻吩咐子女分头出村，只有四子四儿河中洗澡未归，她自己怀抱幼子躲在村边草垛里。韩洁亭正在午睡，听见嫂子唤他几声，只睁开惺忪的睡眼想了一想，便慢腾腾系着衣扣，趿拉着鞋子，懵里懵懂往外走。他觉得自己没有招惹义和团的地方，哪能随便抓人？待到听见团民们纷纷涌来的脚步声，情知不妙，再要逃时，已经晚了。慌忙之中，他瞥见屋檐下有一堆给牲口上垫脚用的脏土草末，那儿有

一只抬粪用的大筐，也顾不得脏臭了，一头扑过去，把自己倒扣在筐里，屏声敛气，不敢动弹。

大师兄贾神带领团民冲进院里，屋里屋外搜了个三进三出，并不见一个人影。贾神见搜不到二毛子，觉得很没意思，便一旋坐在那个抬筐上，吩咐快把黑货找来。然而，团民们喊破喉咙，哪里还有黑货的影子？原来，那黑货虽然光棍一条，游手好闲，秋收时节也难免干点偷田掠穗的勾当，只为糊口而已。而且只找大户人家，穷人的田地他是颗粒不沾。除此之外，并没干过什么大点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次告发韩洁亭，只是看不惯那人的“淫儿”，一时气恼，无非是想借义和团之手狠狠教训一下他罢了！万没想到这义和团虽也是百姓组成，却大不一般。他们把杀二毛子当成最大的目标，一句话竟导致真杀实砍。黑货不觉后悔起来，感到自己做得未免有点过分，他趁乡亲们大都躲藏了，没有熟人看见他的当儿，加之又是老街熟巷，一转身便逃之夭夭了。此后再没有在台山村露面。

大师兄贾神见搜不到二毛子，又不见了报信人，一时气上心头，只觉腹部鼓起，一肚子气流冲向肛门，“嘣”！放了一声响屁，胜似点燃一只爆竹。韩洁亭倦伏在粪筐下，早就吓得心惊肉跳了，恨不得变成一只蝼蛄，打洞逃走。猛然听得一声响亮，不由得“哎呀”一声大叫，贾神两脚点地，一下蹦起老高，随即踢飞火筐，一脚把韩洁亭踏在地上。那韩洁亭虽然害怕，可也是兔子急了能撞死鹰。他仗着年轻力盛，又在筑路工地学过几乎拳脚，趁着贾神那一脚还未踏牢之际，来了个就地十八滚。贾神一脚踏空，闹了一个前抢，待他站稳脚步扭转身形，韩洁亭已经站起。贾神举刀接头就剁，韩洁亭往下一蹲，一个黑狗钻裆，从贾神胯下穿过。把他撞了个趔趄。贾神挥刀再砍时，韩洁亭已跃到墙头下，两腿一蹲，身子一纵，卧上墙头，两腿却耷拉在墙里。贾神抡圆大刀片，“噻”地一声奔韩洁亭双腿砍了下去，韩洁亭两脚一

收，咻！一股尘土爆起，大刀片砍入土墙足有半尺余深！韩洁亭低头看得真切，趁他抽刀不利的当儿，两脚一蹬，不偏不斜落在贾神的双肩上，把个大师兄踹了个屁股墩。他趁机跃过墙头，脚未落地，早等在那儿的四只胳膊便把他死死地擒住了。

大师兄吩咐升堂，他稳坐在粪筐上，两边刀枪列队，中间跪着捆得紧巴巴的韩洁亭。大师兄审案爽快，所犯罪恶，列举完毕，再问清了姓名，便点起三炷香，亲自行刑。他把刀片在鞋底上翻飞一抹，一刀便把个聪明一世的韩洁亭杀了。

杀了韩洁亭，大师兄怒气未消。这团民是杀人不贪财的，他们误以为这韩家大院为韩洁亭一人所有，一把火点将起来，这小康之家，顷刻间便化为灰烬。

义和团虽然狂热，但只一心和“洋”字誓不两立，并不连累无辜百姓。他们杀了韩洁亭这个“二毛子”，又烧了他的财产，气自然消了大半。贾神带领大队人马走了，只留下少数人敲着铜锣安抚众乡亲：“乡亲们听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千万别跟洋人亲近，谁当二毛子就是咱们的死对头……”

敲锣的前边喊，扛着红缨长枪的后边跟，不觉来到了中亭河边。此时，韩静源的四子四儿午间正跟小伙伴们在中亭河里洗澡，河这边是一片芦苇，河对岸是密密的三棱草。小伙伴们追逐游戏，时而潜入草丛，时而隐匿芦荡，玩得兴致正高。忽见几个团民敲着锣，拿着长枪向这边走来，一时愣住了，都争着从水里探出脑袋往岸上看。那团民就喊：“小伙子们，你们长大了可不许为洋人做事，更不要当二毛子！”

一个孩子就问：“二毛子什么样儿呀？”

团民说：“姓韩的那小子就是！”

“他也姓韩！”有人指指小四儿。

“那，韩洁亭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四儿爽快地答。

那团民“哟”了一声，暗想，他既是韩家人，就一定知道韩洁亭有没有同伙。就招手叫他：“来，来，你上来！”

四儿往前走了几步，看着团民手中的大枪，就不动了。那团民又叫了几次，四儿忽然一猫腰，从水底抓起一把泥就摔了过来，不偏不斜正打在团民的脑门。团民一时兴起，挺起长枪，骂一声：“去你妈的！”一枪直向四儿刺来。这杆枪丈二有余，红色的枪缨像一团火，挟带一股亮光，直扑四儿。这才是：

倘若枪下丧命，
来日何出枭雄。

欲知四儿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第 二 回

拐圣人望子成龙 韩复桀顽皮乡里

且说那团民一枪刺来，四儿离得较远，又是站在水中，更何况那团民也是本地百姓，并不打算伤害一个孩子，只是逗一逗他罢了。四儿只觉得一阵金风扑面，吓得“扑通”一声趴在水里。正在此时，河边的苇丛中唧唧呀呀摇出一只小船，船上不是别人，正是四儿的伙伴赵宝和他的母亲罗氏。娘儿俩家住河边，以打鱼织席为生。如今见四儿遇险，急忙忙赶来，把四儿捞到船上，悠悠地荡进苇丛中不见了。

11岁的孩子经这一吓，非同小可，不觉头疼脑热，神情恍惚。那罗氏出于乡邻的情谊，一边好生调养，一边让宝儿出外打探。当确实知道义和团并不伤害别人的时候，才送四儿回家。

这孩子6岁跟父亲认字，晓得一些人情世故，且又性情乖巧，临别时趴地下磕头，亲亲地叫了一声：“干妈！”

罗氏本不愿收什么干儿子。因为当地有个俗语：认了干的死鲜的。如今人家磕头点地，既成事实，由不得你认与不认了。也便就坡下驴，把四儿扶起，叫他与赵宝兄弟相称。四儿倒头又拜。赵宝长他两岁，性情粗鲁，看不惯磕头拜礼的玩艺儿，一把将他